

韓非子集解

下冊



上海

韓非子集解

卷下

外儲說右上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

〔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尼以遇勢。而况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矜。而臧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恤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戍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二〕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

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

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羸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以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苟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不知。除患之臣也。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

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滄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滄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滄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汝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滄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滄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刼弑之患矣。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矜。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

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矜。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矜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矜天下賢者也。夫

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僇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閒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廄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

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
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
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見知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
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田子方問唐易鞠曰。
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
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日。
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
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爲。
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
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己也。侍飲因先
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客有說韓宣王。
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

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日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之。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曰。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日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奴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

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

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閒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禦。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閒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譏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

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轡。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雷。廷理斬其轡。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尙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尙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

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寃也。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寃也。論其親。則母子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姬也在中。請歸與姬計之。衛君自請薄疑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姬。姬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姬也。曰。衛君之疑奚與姬。姬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姬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姬與疑計家事。已決。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姬。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吳起

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五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徧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

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顓頊。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顓頊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顓頊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大敗荊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顓頊之脊也。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外儲說右下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

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

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至羈馭飲遂不能制

子罕爲出

彘。聖行罰一國畏之因彘君亦威分出彘之類也田恆爲圃池。擅行賞人蹄之因弒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

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立功

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

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警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

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爲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

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

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己況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

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國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人之却衛侯也。衛君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

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敗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不

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

綱搗木本則爲本動引綱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

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

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槩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

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

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

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者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

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後得前却遂旁而快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車制之

故馬不達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

王子於期爲附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

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

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答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